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十八

宋 范成大 撰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

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

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

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

白居易泛太湖書事寄元

稹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
初匣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淨無風避旗飛鷺翻翻白鷺鼓跳魚撥刺紅澗雪壓
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
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
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皮日休聞有太湖
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
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十頃玻璃色連空淡無
類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
二雙雙露寸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
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雷陣吼須臾玉崖拆樹動為蜃
尾山浮似鼇脊落照射鴻溶清輝蕩拋擲雲輕似可
染霞爛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過枕下聞澎
湃肌上生瘰癧討異足遭迴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
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東
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
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彫箴音奴龍也聳翅忽飛
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倍

果坑來斗呀詔涌處驚崖岸嶮異拔龍湫喧如破蛟
室斯須風安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
筆巉巖見銅闕湖中有銅闕崇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
去勢猶橫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
尚且浴白日之太湖上崇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
崑閬匹肅為靈官家此事難致詰浮太湖之乃仙家繞迎
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聲反語取
譚悉楊備魚舫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
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蘇子美望太湖杳杳
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
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梅堯臣東吳臨
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烟沈
遠水重露裊空庭孤坐
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

灣半岩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
鬢松癭忽似狝石文或如戲釣壇兩三處苔老腥編
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
間曉培橘栽去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
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處住好處無境
刪皴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陸龜蒙昔聞明月觀
臺城故祗傷荒野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
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周迴二
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蕪之星
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鏘鉞姚音積漸調參差空中
卓羽銜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光
悄不動萬象寒唧唧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
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
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

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餘艖六宮開勝衝後軍肅一
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淥鳥困避錦帆龍跼防鐵軸流
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跡踐因茲塞林屋空
闊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鑿石齒數里穿山腹底
靜似金膏礫碎如丹粟波殿鄭姐醉蟾閣西施宿幾
轉含烟舟一唱來雲曲不知欄楯上夜有越人鏃君
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宮養麋鹿國
破溝亦淺代變草空綠白鳥都不知朝眠還暮浴陸
龜蒙越恃君子衆大將歷全吳越有私卒君吳將派
天澤以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奩東
洪波坐似馮夷軀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十餘平川盛
丁寧絕島分儲胥鳳押半鶴邨錦杠雜肥胡香烟與
殺氣浩浩隨風驅彈射盡高鳥桎觥醉潛魚山靈恐
見鞭水府愁為墟兵利德日削反為讎國屠至今鉤

鏃殘尚與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
煙亦孤丁魂尚有淚合灑清楓枯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

王避暑處周廻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真可

銷夏也

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為兩涯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

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掃粉墨松竹調塤麓山
果紅鞣鞣水苔清髣髴木陰厚若瓦巖磴滑如飴我
來此遊息復景方赫曦一坐盤石上肅肅寒生肌小
艇或可泛舸方謂之艇小短策或可支行驚翠羽起生見
白蓮披斂袖弄輕浪解巾敵涼颼但有水雲見更餘
沙禽知京洛往來客渴死緣奔馳此中便可老焉用
名利為陸龜蒙霞島焰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
灣獨自清如秋古岬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遙風吹蒹

葭折處鳴颼颼昔予守圭竇過於回祿囚日為蘧笛
徒籛之曲異名音分作祇稠讐並低單刀衣二音願狎寒水怪不

封朱轂侯豈知煙浪涯生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泛
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

室營扁舟遺名復
避世消夏還消憂

投龍潭在龜山

皮日休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水
瀑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獮色

如怒日氣涌撲灸煤波澄掃純漆下有水君府貝闕
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母見烟際
楓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梓時有慕道者作彼
投龍街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蛻蜺投之
光煖律琴高生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遊茲焉
託靈質陸龜蒙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祕邃君將接神
物聊用申祀事銘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真
官因之徇前志持來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

容目色燒山翠吾皇病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貴風雨
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巨浸污澤成赤地掌職一不
行精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據
驪珠睡何必費黃金年年授星使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

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皮日休波

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葉紅蜻蜒
裊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
荻共君作箇生涯○拂釣清風細麗飄蓑暑雨霏微
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幘頭把看載蓮
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誰道剛須用機陸龜蒙雨
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
席搖搖白蔕知秋露裊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
樂酒旗竿倚河橋○把鉤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

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岬沈漁罟畧二約畧音畧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

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

其上天下絕景也

程俱松江賦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

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遶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湖地脉四達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障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實繁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

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峯山有灣縹緲
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壚
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決潁燭
龍洗光于咸廩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
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博者扼
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
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
荒墟於垓塊識斷岍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
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
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
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
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為
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
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
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攬五湖于一鍾松
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後松江賦程子既為

松江賦假鵠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
頎然而長黛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
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橋
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
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
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誤機先
見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
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腐
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
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胥
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鯨鯢以凌江
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句踐而長
辭蓋與夫咎己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
塊然與喬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問者五季
勢亂錢鏐崛起與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
孫儒繼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

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武之右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

南吳北江錢氏時謂所版圖入

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羣吏膏壤基別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望魯

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歎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知

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當弔扶眼之忠

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缺而佩寶璐兮

子安適而不歸歲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音

未息遽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宋之問夜渡吳松江懷古宿帆震澤口晚渡松江瀆掇撥魚龍

氣舟衝鴻鴈羣信潮頓覺滿晴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伏劍

死至今悲所聞○又波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茲川
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
書成鴈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張懷多年襍
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駕馬雖然貪棧豆野麋
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鳥唯應信此心見
說新橋好風景會須乘月濯煩襟劉長卿洞庭初下
葉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
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杜牧堠館
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潮落高樓迴河
漢秋歸廣殿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
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泊松江清露
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湖雨一相失夜
泊橫塘心渺然白居易松江亭攜樂觀魚震澤平蕪
岫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
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
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薛據泊震

澤口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
風水泊泊值漁翁竄窳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
萬里早鴈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岍望
長洲寥落星欲盡瞳矐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
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欲竟鼓枻去三江多
客愁許渾泊松江渡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
荒戌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
今已遠更上望京樓皮日休松江早春松陵清淨雪
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分明數得
鱸殘魚陸龜蒙柳下江食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
一生無事烟波足唯有沙邊水勃公錢昭度憶具區
平生愛具區島嶼夾陂湖竹雨籠鵝鵝花烟溼鷓鴣
神仙疑有宅魚鼈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
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粳粳香春作雪
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齏飽食不為餐
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

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
○又憶吳松江晚泊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
溯清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當時
誰與同泣憶泉下婦蔡肇除夜宿垂虹亭東南勝處
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除無市井下田水
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稜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橋下
霜蛟貪睡美為槌千鼓作雷聲王禹偁中郎亭榭據
江鄉雅稱詩翁賦醉章蓴菜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
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
拋塵網去釣舟閒倚畫欄傍○二年為吏住江濱重
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輸野鳥一蓑疎雨屬漁人
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
我綠袍依舊惹埃塵○又松江亭登臨陡覺挹塵埃
時有清風颭滿懷蟬蛸一條連古岬玻璃萬頃自天
來寒光浩渺輕烟闊綠玉參差遠岫排南指閩山猶
萬里遠人歸興正無涯○汎吳松江帶蓬疎薄漏斜

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
船窻。陳亮佐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
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蔣堂游松江。江人
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
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弄月波。
興盡歸來還更喜。舞鸕相送入烟蘿。○長橋觀魚曙
光東向欲隴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烟昏落月
嶺頭殘燒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
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雨帶簑簪。○中秋新橋
對月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灑灑
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
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難盡。但欲追隨乘曉風。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
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
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子綠
詩老更窮人。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

舟橫擘岬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知
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楊備長橋漁市花
村夾酒樓山光沈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
青虹兩岬頭○吳江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
酒缸驚起鴛鴦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章憲松江
謁王文孺令宰暑退涼生過雨天鳬飛鷺浴暮江前
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
主白頭相對聳詩肩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
地圓○晚泊松江長隄牽百丈舡舫清漪山與殘
霞暝水將秋色宜江寒征鴈度天遠暮帆遲賸欲浮
家去烟波
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備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
翻如虞芮君彼此持廉為棄

物一名交
讓兩難分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門

皮日休萬

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
直在芙蓉面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
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
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

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

楊備臨流何必爭前非
且說吳官得意時夾岍

桃花烟水綠
畫船安穩載西施

箭涇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此故名

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為民田不復有

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云

楊備湖面

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菱遶樓臺可憐風物遠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即城裏沁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為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為蔬圃此種蓮舊蹟也上有採蓮涇橋

吳郡志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郡志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孫璉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十九

宋 范成大 撰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丘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
百瀆皆有記可攷而近世邦彥暨其子僑及趙開論
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古自有一時去取然彥
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為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
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

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

號名塘有崑山主簿丘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

與丘

權記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蠹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櫃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

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犂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令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盖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効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後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

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倡風號霍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三千二百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芟蒲芙蕖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鰵灘治新洋江自朱厓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瀼皆道而及江田無汚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牒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牒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其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

與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
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篠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篠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為隄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隄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

今為利

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於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

備而未堅固後邦亶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丘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邦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

失行六得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菑涇七十三塘

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

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
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
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
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浚其
隄岍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
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
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
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
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
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
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
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
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
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
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

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
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
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
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
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
之曲若今槎浦及金匏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
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
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
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
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
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
也是說最為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
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
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
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
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

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瀆夷亭
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鰻鯪等瀆及常
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
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
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岾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岾
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
以家或以宅為名當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
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
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
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
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
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
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隴東西僅百
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
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
南北七十八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

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堰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令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令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堰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堰身堰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漚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漚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沙堰門吳堰顧廟堰丁堰李堰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漚東西其塘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

堙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堙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漚所以分其流也故堙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堙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堙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以隄防既完則水無所潴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

間而有所濬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閘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涇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攘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岍至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涇之類

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

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圃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疢

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五

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

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一論古人治低

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而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

為橫塘以分其勢而募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
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
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
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隄岨高
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
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岨
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
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岨尚出於塘浦之外
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
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
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
其埋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漑此古
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
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
兩潮可以灌漑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
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

閘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高於
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十
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閘深
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阜之地雖大
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
而流泄耳非專為閘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
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
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
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
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
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
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
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謂田雖各成圩然所不
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為熟田有錢氏有
鴨段大酒段港段及和尚圖之熟田有錢氏有
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泊乎年祀

綿遠古法募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
 舟之便而破其圩以者人戶欲各其有田舍在便乃鑿其中
 圩岸類是以為小涇洪
 之島下遂尚是也
 之田信跡也
 中尺在此田今舍之在中
 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
 和塘之後閭六小廩又浦此只目所十親餘塘也
 課而不修隄或
 以所一納租米易之
 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
 人不肯出田與眾做或
 連延隄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
 各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
 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
 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

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
及蘇州埋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岍方始露見而蘇
州水田幸得一熟耳盖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
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
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
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觀昨來議決汴河不
至深決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汴水面闊處汴河不
太深決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汴水面闊處汴河不
得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隄岍驅低田
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
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矣此低田不
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
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
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潴聚於民田
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
之處又因人户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埋門而不能蓄
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

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堙阜之田已乾圻矣唯大水之
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淪沒淨盡則堙阜之田
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
復堙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由也
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
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於城郭
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
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
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
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
農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而蘇州之田百未
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
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
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
不修作塍岍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
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

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
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
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
作塋岬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
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
本無當時都水監立下官負責典不重故上下因循
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
石所陳利害却將臣所議擘畫修築隄岬以固民田
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
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
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
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
連堦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岬不過三
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又堦塞今
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
岬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

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
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
獲豐稔蓋不可求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
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
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
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
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厓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
隄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
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
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
後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
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
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
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
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
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

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
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
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
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
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
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
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
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
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
用二千餘萬夫至和塘中開闢六尺底闊四丈深四
尺每五尺積土計開四五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闊
四尺又至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
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
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
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
萬夫每夫一年借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

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眾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是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盧漑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

昔有十堰今有五堰者今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定著嘗引唐白居易蘇州之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年顧七民運使之門維岳方始廢之蓋閱防既壞矣水至猶拱容于民之可廢其勢也故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洪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岍使塘浦闊深而隄岍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岍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澀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岍自北平浦北岍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岍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岍有大浦二十八

條是古者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愧浦顧匪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蓋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閘其塘浦高其隄岍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岍並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

大岬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
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岬以
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
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
兩岬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
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
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
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
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
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浦尤涇浦任浦蠡塘至和塘北
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
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
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
廢已上至和塘兩岬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
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

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岬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岬
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
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淤即臣向
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其
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岬南修起浪市橫塘北
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
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
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岬有涇二十一條西岬
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
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
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淤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
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岬涇浜之名下項
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闊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
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
尚涇川涇黃土涇園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
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

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
已上常熟塘兩岫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
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岫除西岫
自擘畫為圩外其東岫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
新修縱浦交加碁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
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堰身
凡三十五里兩岫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
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涇塘
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
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
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
橫涇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
洋江低里浦黃翦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涇
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涇十八除新洋江
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
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

而田盡淹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
田塘浦之迹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岬自
小來浦北岬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
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
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
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祈塘是七里
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岬有大浦一
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
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
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芴浦爛泥浦松江北岬有
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
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
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浦青州浦商量灣
橫塘二條雞鳴浦練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
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
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

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垵身之東至葛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埭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餘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滙半涇塘青埭橫滙五家埭橫滙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埭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埭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埭門顧埭門廟埭門岳滙李埭門丁埭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斛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埭身已東塘浜門滙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埭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斛門或置堰而下

為水亟遇大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
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
時則潞聚春夏之雨澤使埋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
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泐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
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
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
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
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
莆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
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
周浦大白浦卹涇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
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
北及浦下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
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
涇浦楊林浦七鴉浦瑯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
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涇浦吳泗浦鐙腳浦下六河

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
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鰓浦吳涇高
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
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
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楊子江
水灌田各開入堙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
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
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
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
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岍隳壞一時
漫流瀦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
水終不行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
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
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
至易晚也水田則做岍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
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

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岨固田浚塘引水之說
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遠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
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
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
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
岨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
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
以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
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
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
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
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
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
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
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
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

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決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岍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堰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門或堰閘以潴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亶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鏤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者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澀而募布之賣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

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
岍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
之田治矣朝廷始得亶書以為可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

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
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
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
旨郊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
聞人皆驩然十三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
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亶幘頭墮地

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擊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
標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鑼散眾遂罷役亶追司農寺
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没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

明令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略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

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盖由端拱中轉運使僑維岳不究隄岍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畝

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開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厯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渰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潴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興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瀾漫不可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沉太湖蓋積
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間當
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
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
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
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
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
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
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
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
冒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瀾漫日淤
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
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
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
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
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

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于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濠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為隄岍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埭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無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菑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

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隄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菑涇等浦必置堰開者且以菑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蕪又浦口不置堰開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菑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菑

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啟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岬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岬道所障其水潴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黃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至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楊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岬以防水勢故也五

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岾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水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淤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旁多開溝港故上流漫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捍然上流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捍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岾

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接連于江湖濠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說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堰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壅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閩閭舊城而今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隄岍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

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太和中再開疑即僑今
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
杭今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
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
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無行之矣
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岍塘
隄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
乃可壅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
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岍塘則
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
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
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岍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
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
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
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
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

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渚瀉之餘其
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
壤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
湖尚湖石湖沙湖壤則有大泗壤斜塘壤江家壤百
家壤鰻鰓壤蕩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
黃天蕩鴈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
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
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
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
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蓄湖壤之水
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無衝激之患大旱
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
有車畝之利其餘若斜塘壤大泗壤百家壤之類深
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
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埤開導涇浜即前所謂
湖壤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

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生
收苗賦以助國用鄭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
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
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
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
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
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
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
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

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為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厯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

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茭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為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砥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

又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
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
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
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
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
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諤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
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政和
六年四月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

潮啟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患仰莊徽差戶曹趙

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

郡守也

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

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自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汎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埋身埋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

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堙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裹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畝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眾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日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

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
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
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
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
通地理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
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
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
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
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
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
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
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
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
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
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
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

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
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
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
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
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
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
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
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
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
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
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
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
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
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
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
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

陟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
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岝圍裏民田車
畎以取水底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
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岝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
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
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
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擊塘
岝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
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岝圍
裏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
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岝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
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岝使水無所容治
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
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
兩熟此亦築岝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
作小塍岝圍裏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

岼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岼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輪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一謂掘浦下張浦七丁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二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磧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

為三等開修

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

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

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
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
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
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
等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
侍省投進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
復條具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
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

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
錢十萬貫如闕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
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
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直將合
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畢
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
免勘會有無違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
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為在任月日不

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
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
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
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
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
官點檢醫藥飲食官等負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
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
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

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
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
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即分那下
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
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
塘岍一條隨岍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
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
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萬

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檣柱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尺底闊三丈深七尺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堽坊北長三十四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祈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

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尺止一丈底闊一丈七尺止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岍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岍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

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岾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岾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岾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

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
霖又應詔為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
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藕蕩村大岍長五百八十二丈
脚闊一丈五尺面闊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
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
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
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
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

丈五尺深七尺初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斜門
二所又圍裏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
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
水深三尺隨河兩畔築岥高闊六尺顧亭泖心開十
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尺闊七丈水深四
尺隨河兩畔築岥高闊各六尺止七尺及開陸家港
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尺築岥高闊六尺宣
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

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二十

宋 范成大 撰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
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
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為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
為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

聃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
同憂相救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
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
不然竟與共事喜即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
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
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
往攻離離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

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
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闕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
無所懼訢乃手劒猝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
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
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
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
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
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挫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

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

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
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
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
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
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
顧而揮之三捭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
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
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

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乃諷諫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

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鳴自
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
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跼蹙微
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
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在黃雀不知空陷其旁陷於深
井臣故裕體濡履為大王笑王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
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者吳徒知踰境征伐不
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之

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
晉人遂為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
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
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家而耕乃舍之札遂為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
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

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
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
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
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
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
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
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
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蹶由

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盖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殺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

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
二師陳于栢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
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
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為堂
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
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
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
三年越伐吳為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
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
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

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壽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用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用里先生一號
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
是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擢為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辯論
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
居鄉時助對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為會稽

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閤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

越徵為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
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
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卧

臯伯通漢賢者居臯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為人債春
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
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

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
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
皆為危悚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
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已候
焉為媚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為請
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
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

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
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抹火更益其熾歆慚曰
自威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
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
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
論王霸之畧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權亦
疑其不為已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為廬江太

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
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

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

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

仕吳

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
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為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

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為重姑蘇
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
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玄皆傳於世豫知亡
日為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
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
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獻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為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厯
東西曹代呂蒙為右都督拒關侯進克公安南郡進

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先主走曹休積功
拜上大將軍輔太子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為丞
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

弟遜

瑁瑁子喜遜子抗抗子
景遜族子凱徹凱子禕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俊游割少分甘牧導
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尚書諫疏端切
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為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

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聞貌無矜色譙冲如常
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時以為華元子
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
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封毗陵
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為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
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

輒驗孫皓時為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一

陸脩字敬宗凱之弟初為吳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薦曰脩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厯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

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江邊任輕不盡其才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肩卒子式嗣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史華
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
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
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
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

薦之成都王頴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官人孟玖
譖機於頴遇害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
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
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
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為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
百姓圖形配食縣社人為中書侍郎為成都王頴所

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閭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名好學有才思其為自敘畧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

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為散騎常侍子育為尚書郎弋
陽太守姪暉

陸暉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
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
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暉清操公忠
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
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
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
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
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厯位內外風績顯
著代王導等為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為人主所貴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
靡其德宇薨諡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厯職恪勤純固始終
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

臨發止有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
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二十一

宋 范成大 撰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
世為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為侍中子慧曉
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為海陵
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
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

入閭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
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為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為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
愛詠為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
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杲煦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
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
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

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遜沛
國劉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
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
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為子廬陵王求天下
第一人為行事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
軍南兖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倖並有美名時謂
之三陸

陸閑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知難將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卷二十一

二

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作亂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絳襄仕梁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多

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
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
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叅軍于琳之
拔刃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
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
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
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開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謂孝感所致為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為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為盟主為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
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
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摘供
厨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
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門
喪寶有識同悲其為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
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微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剛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強禦為義興太守寬惠為下所稱卒官特進諡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煦果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

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為五言詩有詞采
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
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
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官尚書殿中郎諸
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譜牒雅有
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
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
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

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仕陳晉
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
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瑒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
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叅
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
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即

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開敏
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
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
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敏
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

陸繕字士繻倅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
為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

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廨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叅議政事卒諡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諡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

人和吏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中召為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況中散大
夫山才儻好尚文史紹泰中厯散騎常侍遷西陽
武昌二太守卒諡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
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
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為著作佐郎詔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

見儒林
鄭灼傳詡少習崔靈

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詗行天
嘉中為祠部郎

隋陸搢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叅軍世
有文集搢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
為燕王記室唐貞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

大業

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言名理以明經
仕隋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

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僵偃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為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為左侍郎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匡能光明春秋之學為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為的文武

為首周公為翼用是為夫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諡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

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
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識論高簡為時所推不
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罷為
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卒贈尚書左丞相諡
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
者乃賜名

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為真清
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
工部尚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
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

陸柬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
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

廣平郡公既仕好薦藉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
無一言風流敏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
后時雖極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
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諡曰莊

陸璟字仲米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摧
勒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
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弇璟至徹之而
虎不為暴

陸長源字泳

舊史作泳之

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談易無

威儀而清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
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
為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騎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
廷嗟悵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
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
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

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術時皆聽其言
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
數言竇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
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
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
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
為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
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
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
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
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玄
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
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

甚多隱義興召為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上言
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為宰相
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左僕射諡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
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皆
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十畝與江通常苦飢躬畚
鍤之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

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齋束書茶竈
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
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
盧雋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光化中

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唐書

龜蒙

善為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
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

談苑

龜蒙與顏荊

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搏

吳郡志卷二十一